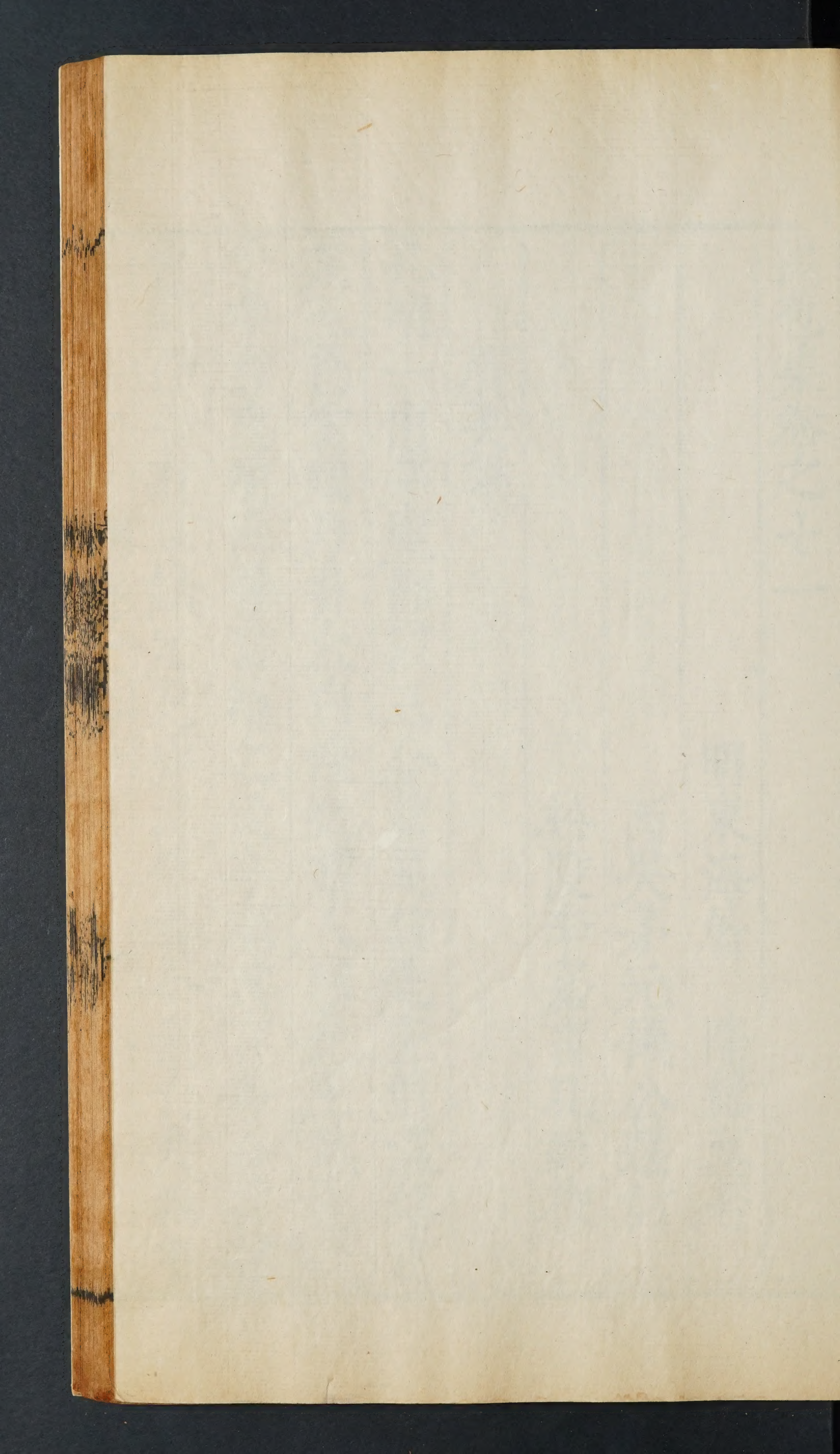








澹菴集卷之十一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松陵李嘉言孔彰校

贋英雄

孔明一出茅廬卽以三分鼎足許先主伯温望建業五色雲起乃引太白慷慨謂人曰此王氣也後十年有真主出吾當輔之後卒酬其言若合符契古豪傑皆有卓識定見非漫然者今士大夫胸中

本無奇而或謬爲大言欺人圖僥倖萬一嗟乎天下豈有贋英雄哉

倖功

姜維才智遠不如前人而强欲出師卒至喪敗王玄謨謀略必不能勝魏而再行北伐遂致顛危必自量度倖圖大功者匪獨今月古巳有之矣蜻蛉咋虎蝘蜓作龍能乎哉

曹操

古來所稱窮奇檮杌封豕長蛇必以曹操爲首余每覽其逼天子殺皇后事輙爲之怒髮上指恨不得起國賊于九原而手車裂之凡操所以殺人或因狐疑或乘微隙或借人以自免或除人以自安吾想其自幼至老十二時中無一刻非陰賊刻忍之念當是禀天地間非常暴戾之氣不知神理何以竟左右之盜國傳祚至於數世天又爲生才藻之子如植者爲之粉饍其穢惡夫王莽簒漢嗣不

旋踵凶穢之名聞者欲嘔操之惡逆倍於賊莽乃
以傳祚差長又生文學才子爲之粉繪後世人遂
大緘其惡名不甚嚚惡至列之英雄之數嗟乎成
敗惑人深矣余每至惡操便欲裂東阿之文
漢運既盡應屬他姓天盍生一寬仁博大英雄而
卒以命操也當時好人不少竟都爲操掃除而大
命終集豈時當陽九人合塗炭而操以戾氣受亂
命耶抑諸公才力果亦不足當阿瞞姦雄也然觀操
亦屢瀕敗亡卒徼天幸則非操之能矣余每於操

而恨天道操死曹丕悉取操宮人自侍及病困卞后來看疾見諸直侍並是操昔日所愛幸者乃不復前而歎曰鼠狗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丕又以忌疾毒弟曹彰預勑左右毀瓶鑵太后趨井無以汲遂死後果欲殺東阿未幾遂有曹髦之事操之惡報将在此耶司馬君實乃黜蜀帝魏可謂有胷無心



晉人

晉室諸賢競學老莊譚虛無宜有超然之致徐考當時風尚口譚清虛而心競榮利假名理以養虛望附權貴以媒進身沉溺世味如蚊蝱之嗜血飛蛾之赴火何晏鄧颺夏侯玄王衍之徒旣敗身家復禍天下至使後世附聲之流遂以老莊之學爲殃人誤國而不可涉世嗟乎老莊果如是乎蓋老莊清虛超然於萬物之上晉人假竊淸虛深入乎世味之中超然於萬物之上故其精可以理身其

緖餘土苴可以理天下深入乎世味之中故李禍其身爲天下害罪不在老莊而在假竊也漢張良蕭曹文帝並以老莊學坐收淸淨之化是何嘗不可涉世哉

火蛾

蛾之赴火拂去復來必至焦爛而後已晉士大夫其蛾也耶屈體附權亢心傲物不殺不止尚託以爲高曠一迷引衆迷習以成俗駢首就戮良可嘅已鍾會詣嵇康康鍛不爲禮陸機面折盧志至不可堪王澄於賔客盈路脫衣上樹探鷇子王敦之惡王述弔述喪到門故不入而去諸君禍機若有自起亦何苦而爲此耶



廖廓

晉庾翼深疾殷浩力薦桓温輕浩虛名謂温有英雄才晉史以爲美譚余曰不然殷浩沖雅名士不閒將畧使之經畧中原誠非其任若用之端委廟廊表儀人物品格自佳翼薦桓温起家位大司馬手握重兵專制朝命乘李勢昏弱僅而克平無益于晉朝興亡大計毛髮枋頭之役襄邑於譙之戰喪師辱國狼狽不支猶不自反而委罪於袁眞張威於廢立跋扈本朝窺伺神器爲晉奸孽貽患無

奬借以羽翼假以風雲皆庾翼啓之也深源不過短於用兵將略風流模範儼然可宗縱無益成敗之數必不至爲國大蠹如桓温庾翼退鳳鵠而進鴟鴞剪芝蘭而樹荆棘以是名爲知人能得豪傑吾不與也措大無高識隨時炎涼見桓温强盛多所奬借譚其英雄見殷浩凄涼刻畫粧點增益醜態當時史官之陋如此嗟乎天禍晉室桓温喪敗不撓終稔凶毒殷浩一跌莫救遂致漂零數也不然符堅亦一時之雄始能破桓温而終敗於謝安

謝安與殷浩風流醞籍等耳浩旣虛名不足與成
功業謝安何爲而卒破秦安晉溫旣雄傑何爲而
亦喪師符堅且浩之北伐無功不過與溫之枋頭
失利同一兵家勝敗之常史官何故而極力軒輊
哉伐燕之役溫以步騎五萬行燕吳王垂破溫于
襄邑斬首三萬秦將苟池破溫於譙又死萬計先
是數戰不利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而遁計其所統
五萬之衆已無噍類溫此時亦足以一死矣所不
死者天幸耳使當時斃於軍中吾不知史臣之論

又當何如哉大要溫强暴凶橫重兵在手睥睨晉朝莫能如何皮相之流遂以英雄歸之成敗移人萬古之通病也人盛譚曹操英雄當時失策喪師智勇俱困瀕於死亾者不知凡幾幸而不死終成大業千秋而下不失英雄若死於一敗世人之論定不復爾不過列於袁本初劉景升之類耳余謂萬古人品之伯仲者作事立功必各有成敗一覩其家國與其人之氣數如何必不可拘攣局曲成者爲賢敗者爲不肖氣數昌盛則或庸衆人當事

而成氣數衰颯則或明智豪傑當事而敗氣數有道人應福則善人得志氣數無道人應災則凶人立功亭長帝沐猴亡句踐伯夫差死白水興囂述殞雖由人事亦氣數之盛也河間廢武帝立扶蘇誅胡亥嗣劉虞絕曹操昌未必盡由人事亦氣數之衰也君子超出古今成敗之關寺乃許以廖廓遠覽矣



王戎

晉人負人倫鑒余謂最溷夫王戎穢物也亦在名士之列戎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筭計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女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遽還錢乃釋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恒鑽其核孩抱中物死哭泣過哀欲爲其子取裴遁女子既蚤亡以過痛故不許人求裴女遂至老死無敢取者噫天壤間乃有如此名士阮籍輩恒喜其清曠得

非其能調弄口吻可聽耶

陶侃

蘇峻石頭之難温嶠庾亮求救於陶侃侃曰肅祖顧命不見及夫侃之所不及者顧命爾身都大位手擁重兵國恩不厚乎君父蒙難凡在食土之毛其誰不思效節侃受國厚恩徒以顧命不及便懷怏怏坐而觀望方且欲殺庾氏以快宿忿任讓助峻爲亂在成帝前斬忠臣鍾雅劉超帝泣請不從事平侃猶欲以私厚宥讓此與國賊何異史猶稱其忠勤誤矣侃之處心如此後雖有一二戮力不

過渠自作功名爾非純臣也侃嘗有異志感折翼之夢而止此又何怪乎

庾亮

庾亮在武昌登南樓據胡牀與諸叅佐詠謔當時人盛高其風致孫綽作亮碑文云公雅好所託常在塵垢之外雖柔心應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夫亮外似清曠中存褊陋當國太踈傲愎自用始違卞壼忠諫繼拒溫嶠援師釀成國難及聞陶侃欲殺已以謝天下憂怖舟中五色無主超曠之度安在邪晉室虛名人當以太尉爲首輿公謚美非傳信之文

愛姿容重門第是晉人兩癡絕事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余因憶令由拳時最好二三名士每至如王吉之朝相如幾廢邑事比之劉真長何止一玄度

蘇長公云上可陪玉皇上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

劉公榮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illegible][illegible]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余服兩

嵇阮贍達外露狂態內秉玄心今之優孟兩公者
無復玄心徒有狂態爾把碑碟淋漓時眼空天地
遇小得失便改常度步兵見之今當嘔去大將軍
欲與步兵婚大醉百日不得言而止即此事令人
能之不藉戒阮渾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夫
市上袒跣屠沽見皆嵇阮耶
王澄經陳留時陳留多士澄問此郡士吏對曰有
江應元蔡子尼時陳留多居大位者澄問何以但
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問位也澄晉名

士其智乃不如此吏

王導趙普

自古有外敦內黠陰重深中而福履亶厚名位善終生前享基隆之庥身後蒙大人之譽千古僥倖莫或非之姦雄得志非所以勸善懲狡余故表而出之得二人焉晉王導宋趙普也王導寬和蕭散善以敦重收結士心因事就功江左倚若長城而陰鷙柔猾巧於推移當王敦作逆狼狽周章以百口乞哀於周伯仁伯仁不顧私心恨之必殺伯仁而後已外佯罵逆徒而內實存觀望敦事若成同

竊大利彼坐逆敗而已則猶不失顧命元勲蔡其
私中盖秋毫無憤疾敦意爲國大臣若此與國賊
何異而天幸不敗禍以終始江左爽吾至今未隕
此聲漏網吞舟不已甚乎趙普遭遇宋藝祖佐命
開基不可謂無才方昭獻太后欲太祖傳位太宗
命普書之金匱普唯唯不出一語及太宗欲傳位
涪陵廷美以及太祖子德昭普乃曰太祖已誤陛
下豈容再誤廷美於是得罪而德昭之死普未必
無力也夫普太祖開國元臣儻果以太祖之傳位

於太宗爲非策則當力諍之昭獻之前若以太祖爲是也則當以太祖之心成太宗之美夫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聖德承順昭獻以天下公諸弟由太宗以及廷美由廷美以及德昭豈非昭獻與太祖之心哉夫何太祖之肉未寒而廷美德昭相繼致死太宗何以見太祖於地下乎而普前後反覆持祿固寵不忠孰甚焉且以厚賄通錢俶以忌才出宋琪以私憾殺盧多遜迹其生平背公植利最多涼德朱元晦以其本朝開國舊臣頗有假

借稱趙韓王有仁者之功百世而後當遂信之普之徼幸過矣按普本傳普方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寃累耳此見神理靈爽可畏哉故余著論取人必以立心平直表裏洞然雖有過何害高而山陵深而溪谷則鬼道也卽勳名彪炳余弗貴之矣

支月旦

支遁謂王濛與君別久君了不長謂郗超造微之功足參政始夫濛雖非絕品亦自清英超傾險人黨邪助逆支公月旦如此余所不解

半人

符堅攻陷襄陽得釋道安喜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爲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夫安公道德宗師習君雕蟲小儒何止相半乎

兩雄

劉裕與劉毅並倡義旅掃蕩桓玄而裕卒圖毅陳覇先與王僧辯同建大謀誅鉏侯景而覇先卒滅僧辯一栖兩雄相持相軋未有不尋干戈者觸危機則防必深豔大利則競必力兩雄相持則最雄者勝兩詐相傾則最詐者勝余觀司馬懿之圖曹爽劉裕之謀諸葛長民可謂幽於鬼神深於阬塹捷于風霆物情如此可畏哉然而不能逃命裕與司馬懿陳覇先皆天命所屬卽不用深機以勇所

忌人誰難之大命豈改乎
豪傑成事雖由天命幹濟必以其才雖曰以才成
就必由天命天命所屬者其人非德望服人則才
智足辦庸弱如義帝剗席如更始君子望而知其
天命不屬矣究而言之天能勝人人終不能勝天
服人以德魏文帝晉世祖何德乎辦事以才唐高
祖宋高宗何才乎文帝席操餘威世祖承懿昭成
業高祖以世民為子高宗當宋祚陵夷天命之也
漢文景之後莫賢於河間而武帝當璧隋文之子

莫良于太子勇而煬帝紹祚天不命之也世人知

此陰謀可消踪蹟可釋其無爲造物噫乎



梁武帝

梁武帝英明有道之主羲軒禹湯而後罕見其儔戮亂興王手定四海侯景叛命晚節陵夷庸人好以成敗論人遂目武帝仁柔佞佛德業摧喪身名兩隳槩比之昏弱既不知人聞道又不深考梁書及當時史臣論贊使千古盛德冲夷人主久蒙俗儒小生姍笑而曹操桓溫輩陰賊淫凶使小人之才公行大盜名位無恙延祚子孫往往以英雄稱之直以駕武帝之上一夫持論千夫吠聲成敗溺人

深矣余為之慨然按梁武帝英明睿哲霸王偉器齊運告終淫昏煽虐武帝起義樊鄧秉鉞仗旗六合風從三靈改卜薦登大寶精勤萬機闢四門納十亂悉忠讜容直亮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清羣從之詿誤問黔黎之無告寬仁豈弟之詔無日不下兼之純孝精誠內行修謹博綜淹通豐贍淵敏洞達儒學尤長釋典儒老諸經傳義及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圓通了義亡不究竟發明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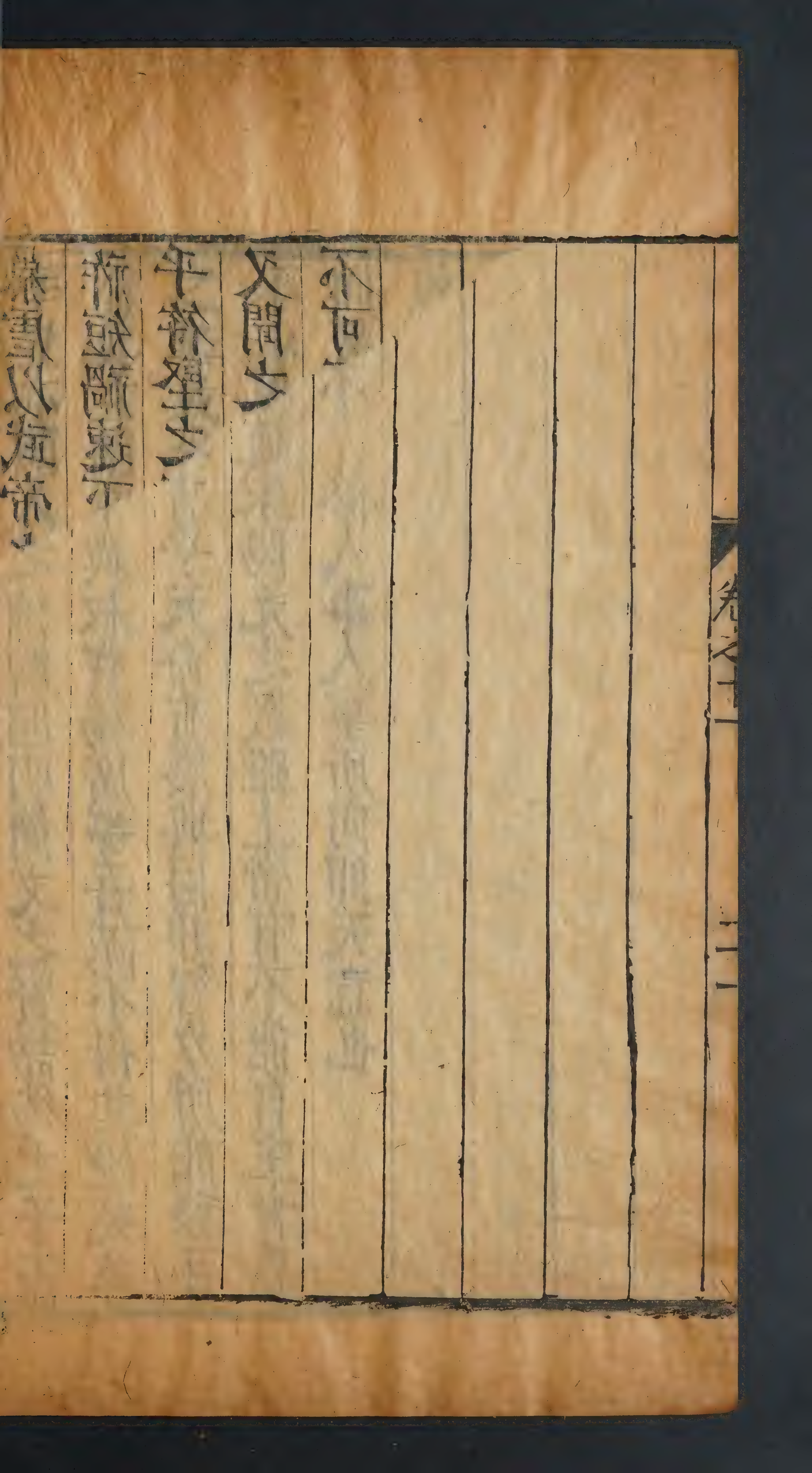
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糾姦擿伏洞盡物情決獄
論刑尤流矜恕常哀傷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食
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
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
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
綺不飲酒不聽音聲性復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
理衣冠小坐押褥盛夏暑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
不與人相見雖覯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由斯
以譚帝王之神明英武聰頴博學恭儉莊敬冲澹

玄素盛德有道無以加矣以故嘉祥薦臻享國長久年望九十豈非清淨寡慾味道修真之明效大驗哉晩以失算輕納侯景內附釀成禍階固由人事乖錯亦以宿業定數天命蓋不可逃自俗情觀之因辱摧敗帝王之羞余則以爲運去時移委數乘理其化也似離幽憂其去也巳成超脫大則佛果小則人天其不淪墮也必矣無論其他只如五十外便斷房室小殿暗室中亦必正容端潔漢高唐文皇輩能之乎漢高魏武累及敗亾天命祐翼

得免禍害遂名英雄梁武一跌不捄盡掩神明竟
齒昏弱嗚呼成敗禍福豪傑因之奪目何況市上
小兒哉余故著論必為梁武吐氣俗物猶然見笑
所不辭焉夫所貴豪傑寧能隨千古人雷同妍媸
哉或曰梁武愎諫輕納侯景以致王侯魚肉宮闕
流血生靈塗炭宗社傾亡不謂謬昏可乎吾子乃
盛稱其有道有道者喪身亡國乎余曰人非堯舜
誰能無謬武帝輕納封豕長蛇以為戎首乖錯失
算不可逃矣要之陽九百六適當劫數京邑板蕩

土庶流離豈人事所能挽回乎觀武帝創平大亂
創立帝業電掃龍驤六合鼓掌固非無英雄偉略
者晚耄及之而敗於一跌天實爲之烏可因其覆
敗而遂盡廢其雄才玄德也若云英雄必無覆敗
則漢高魏武之顚躓失策瀕於危險者當時蓋亦
不少矣惟其天命佑之終濟大業不然諸葛武侯
之無成豈亦以其人之不英雄哉乃若簡文帝之
淸眞玄朗守成令主時丁多難遽爾淪亡實出不
幸豈亦關人事耶嗟乎自古亡國敗家必由淫昏

梁[illegible]以武帝之清醇昭明簡文之賢喆爲之子而祚短禍速下與叔寶楊廣等吾誠不得其說矣善乎符堅之言乎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吾又聞之道家陽九之數雖上帝有不能自主者要不可不力修人事人事所向卽天意也



不可

又聞之

乎辨釋之

沂疑調速示

緣書以定帝

高允

余讀魏書人品至高允便欲飲泣爲之下拜矣允奉詔與崔浩同修國史浩聽小人閔湛之謏刋所撰國史於石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利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有以暴揚國惡言於世祖者世祖震怒窮治浩等允在東宮恭宗爲申救於帝曰中書侍郎高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愼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世祖召允謂曰

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
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
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世祖大怒曰此甚
於浩安有生路東宮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
次臣向備問皆云浩作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
臣以下才謬忝著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以分
死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
不問臣臣無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東
宮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

乎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免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世祖怒甚勑允爲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爲詔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東宮爲之拜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東宮後讓允允曰浩在朝無蹇諤

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慾沒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生死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容稱歎及高宗卽位允有謀焉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高宗以允忠久爲郎不遷拜允爲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

於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
緼袍厨中鹽米而已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
有此乎初允與游雅善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
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
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矣未嘗見
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
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爲文子崔公爲余
言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
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纎微及於詔責崔公聲

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爲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所謂矯矯風節不在斯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其爲人物所推如此允所著詩賦誄頌箴論表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文贍理足蔚爲儒宗嗟乎人品至此可以無憾余故於三[illegible]

孔孟而下特取之以爲蓍龜

岳武穆

或謂余曰郭汾陽勝岳武穆余曰何以言之曰郭公無事則閑置一有事則驅使閑置則不懟驅使則不辭無事投閑若與當世不相關涉有事一呼部曲將領無論新故不動聲色而運於指臂又善韜晦避禍常立於不死之地是爲當世魁然一大人武穆英毅慷慨厓時報主決計直前計不返顧卒殺其身若汾陽於此必有以自全人不能殺余

曰汾陽通偉武穆精忠易地皆然難可軒輕道有以弘通爲大者若汾陽利物而終以自全是也道有以堅貞爲至者若武穆之勤事而卒死其事是也處汾陽之地可委蛇而自全當武穆之時不得不慷慨而就難故箕子佯狂比干剖心同謂之聖如武穆所遭堂堂大路止有必死一條別無間道紆徑可委蛇而免使武穆一免禍則失之遠矣天下固不必以免禍爲賢若必以免禍爲賢則最圓滑而善自全如五代馮道者豈亦大人也耶嗟乎

汾陽福德俱隆已無憾於造化武穆精忠寃死上
帝所憐也是以死後英魂吳越之時范蠡不靈而
子胥靈三國之時諸葛不靈而雲長靈唐玄肅之
時汾陽不靈而張許靈南宋之時魏公不靈而武
穆靈武穆諸公葢至今存何言其死哉



宋沈慶之立大功官三事朝廷加几杖給三望車
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
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
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
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
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
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
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

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
至此惟當共思挹損之事老子八十之年月見成
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捶杖而
起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帷從之慶之乃與相
對爲歡又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
事盡意懽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此可爲大臣居鄉
之法北伐之時慶之謂蕭斌曰節下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
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沈公生平不學乃臨國家大事老成深計動無謬
舛明見大義不苟趨時卒終功名福履豪傑成立
何關學問然至孝武逼令作詩曰臣不知書請口
授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
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
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雖名家詩人何以過此殆
不可曉



宋秦檜始爲諫官抗章留胡康侯章三上至投劾而去康侯深重其爲人當其時士大夫咸曰檜爲一名士及至大權入手姦狡凶殘遂爲鬼車猰貐若出兩人然余是以知人之難相也亦古今世道之變也周漢以前人物善則善矣惡則惡矣正則正矣邪則邪矣如烏不可浴而白鵠不可黔而黑鶴不可截而短鳧不可續而長久無改行外無匿情天下曉然知之隋唐而後漸以不然有內存軟

庸而外矯直節身染穢行而口譚清虛始砥名檢而終毀廉隅葢名位卑微時粉飾以塗耳目矯厲以養虛聲而希世人之推引一旦得志富貴鬭其心恩仇攫其府徇私滅公縱慾破義遂以大壞而不收固不止一秦繆醜為然世之降也民僞滋矣古之人眞今之人不眞也嗚呼人而不眞君子不人胡論哉伯喈哭董卓吾不取其是而取其眞也江陵在事通國譽之及其敗也譽之者皆起而罵之矣噫今之人無輕詆蔡中郎中郎急知已葢不

知有身亦不知有身後名不然彼豈不念王司徒
有三尺乎又豈不念哭國賊非正也故余以爲伯
喈古人也余又惜伯喈眞而不聞道也苟知國賊
當誅則知已可以弗論伯喈之失不在哭卓而失
在爲卓所知今之罵江陵者失不在罵而在始
之譽而罵也江陵而在結之以逢時取位江陵而
敗罵之以避禍立名人之不眞亦甚矣



○我朝人物

負荷世道存乎其人從古歷今有一大事必生一人荷擔旁有爲之輔者鴻荒而下世世何嘗乏人哉我朝　高皇帝掃清腥穢蕩滌神州統接堯舜功絕湯武所培養醞釀國家元氣宏遠矣山川靈秀傍魄蜿蟺鍾爲環（瓌）偉礌落之英彬彬班班有不遜前代者青田劉誠意基學貫天人才兼文武洞曉兵略旁通象緯知來藏往出奇如神上應斗樞下贊大業陰陽間氣天挺異人其圯上隆中之流亞

與其於　太祖蜀山靈鍾方諸陽燧夫豈偶然也
新建王○文成守仁靈禀夙成天才獨詣神采雄邁
智略深沉氣九死而不折才百鍊而彌精秉操屹
于丘山當機捷于風雨曆注極其揮霍理學悟入
玄微負氣節而不專于氣節譚文章而不局于文
章學爲儒而不拘于爲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
求之底裏未易窺其際方之古人難輕定其品異
人哉異人哉于○肅愍謙篤叙長才貞勁大節生定
傾危死安義命功存社稷忠鑒上帝定神氣於動

勤人亂我整寧犯難而存國制群奸于股掌可發
不發寧危身以安君完萬事于一死利害有不敢
知付公論於千秋是非有不必辯所謂與日月爭
光可也功固高于李綱事更難于武穆其當世至
人耶徐中山達之用兵如國手布碁無一子誤下
百戰不挫克定中原視漢淮陰未知誰爲伯仲韓
襄毅雍威寧王襄敏越楊文襄一清楊武襄洪英
風雄略顧指萬夫鞭撻夷虜開展疆域亦命世之
傑也楊文貞士奇李文達賢周文襄忱李文正東

陽張文忠孚敬通達國體動合機宜光贊　廟謨
永垂鴻業經濟名臣其最卓犖者哉南陽排奪門
護太子庶幾哉社稷之器乎長沙若濡逆瑾奚以
行權多所保護此可與智者道右文下士弘奬風
流至今想之永嘉違衆倡議當時所非要之至理
其論自正相業醇疵總之雄偉不齪齪矣商文毅
輅彭文憲時劉文靖健謝文正遷楊文懿守陳王
文恪鏊吳文定寬風骨峻整德器淵涵才不露鋒
穎功不計歲月外示凝然中懷凛然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有古大臣之風焉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矣薛文清瑄李忠文時勉章文懿懋王忠肅翱
王端毅恕項襄毅忠馬端肅文升劉忠宣大夏胡
端敏世寧岳岳之風侃侃之節宏材足以濟時艱
正氣足以褫奸魄李夢陽所謂居則岳屹動則雷
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斯其人矣襄毅抗汪直忠
宣忤劉瑾炃生利害詎足入其胸懷端敏首發宸
濠逆謀功先曲突哉至文清粹白不言躬行斯其
人師表百世從祀廟庭何愧焉方正學孝孺文雄

而氣銳學博而行方靖難一死忠貫金石齊尚書
太黃太常子澄鐵尚書鉉練都憲子寧黃侍郎觀
景中丞清王修撰叔英周紀善是修平都督安一
時爲建文死者纍纍乎駢首引頸未易悉數則
高皇帝養士之功德亶厚矣景中丞死而英魂烈
烈譚者髪爲豎黃侍郎婦給象奴挽二女同赴清
流玉可沉不可汚余言之輒酸鼻孫忠烈燧許忠
節逵罵賊而死節比張許宸濠銳氣首爲二公所
奪敗不旋踵有繇也劉忠愍球鄒吉士智黃少卿

堊楊忠愍繼盛沈少卿鍊劉侍御臺挺然折檻竟殺其身龍比之儔哉百鍊之剛則楊忠愍最盛乎羅修撰倫羅文恭洪先吳處士與弼陳徵君憲章明德範俗隱操軼塵峨眉姑射脩然清遠至宋龍門濂博洽厖暘高太史啓雄渾清蒼王義烏禕華贍高朗解學士縉峭厲迅快蔚然　國初名家丘文莊濬楊修撰慎武庫哉李夢陽何景明力振古道骨氣雄勁徐禎卿陳束諸君輔之黃省曾獨追六朝孫一元特標風韻其後王李繼起文章斐然

矣又周顛張三丰冷起敬李福達神通變幻躡景登霞羅文恭萬民望王世昌脫屣浮榮離形度世孰謂我　朝而無得道眞人哉求之當世照映山川傳之後世光賁史冊三代而下豈必多讓也

吳倪瓚為人清貴有潔癖顧阿瑛稍加以疏曠此兩人並富於貴財所居宮室樓榭精好人望之如清都仙府好蓄玩器書畫蹟以成風至今吳越中人喜譚樂道仰而宗之不啻天際真人余以為此兩人非高人也古有道高人糠粃六合蜉蝣萬物焉肯弊弊焉以宮室器玩為事和光混迹喧寂淨穢處之惟一何為好潔而至於成癖萬物得以累心而不能翛然於物外高桃貴倨不過天壤間一

怪民耳吳越人士好奇動輒稱引以爲高余所不取古有云齊人好詐公孫弘亦詐楚人多怨屈原亦怨所貴賢者挺然拔起流俗無爲土風所染李供奉白太傅蘇端明非無文士習氣流連詩酒聲伎而翛然之意常存貴在不染也供奉一日而散萬金太傅晚年澹泊惟日從事禪悅端明垂老還居室貧媼而身死旅舍彼三賢胸中復著何物耶

華亭徐文貞為人陰重有權略當分宜父子濁亂
後能稍彌縫匡正以故最得賢相名善籠絡籤弄
天下豪傑欲取故與陽喜陰怒譚笑戈矛甘言毒
藥中實多慾外託清貞人入其術中而不知當分
宜父子專擅遵養時晦戢翼伏爪與嵩伴結為心
膂締為女蘿甚至起宅分宜三謝政後且移家焉
令長子璠詐為騃癡往來嚴氏見其家某物輒曰
吾家亦有之是人見餉者嵩父子以此坦然不設

備會上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嵩請
上還大內　上念大內　諸帝升遐地意大不懌
嵩請階揣知　上吉則請新永壽宮密啓云請命
工部尚書雷禮督大工臣子璠佐之計百日畢工
上大說從之百日工果就　上徙居焉更名曰萬
壽進階少師璠亦超拜太常少卿嵩寵遂移于階
階盖日夜圖嵩以召仙人藍道行進　上密授計
焉道行入爲　上召仙　上問宮中多鬼何故仙
降筆曰　皇上神聖人天欽挹所以致祟者權臣

竊弄威福懷奸稔毒故也　上問爲誰仙曰　上
所最寵眷者是　上曰得非嵩父子乎仙連書曰
是也是也　上于是始大疑道行客報階階遂陰
屬言官疏劾疏入而嵩父子敗矣階家甚富産甲
吳郡塊處一空室客至悉延入卧內蕭然若僧廬
毎燕監司郡邑吏必毀　上賜金銀器治酒而令
心腹人密以相聞客恒嘖嘖一治水御史謂余曰
華亭公賢相有大功于　國家而貧約如寒士往
置酒見召毀其家器物而後治具余笑唯唯其狡

譎類如此汪伯玉嘗問于余曰子謂華亭相何如人余良久曰奸過曹瞞伯玉曰何以言之余曰曹瞞盜大利得奸雄名華亭盜大利并盜賢相名伯玉拍手曰快哉此不肖生平所持論子先得我心矣王元美左袒文貞不遺餘力元美感其昭雪父寃一身一家之私殊非公論

鄒爾瞻

鄒爾瞻以論江陵父死不奔受　廷杖謫戍貴陽五年江陵死爾瞻蒙　賜環拜諫議不旬日而上疏陳天下大計侃侃不阿眞藎桂之性哉余觀爾瞻布衣糲食于萬物泊如也惟無欲之人可以辦大事浮華雕繢者雖有所樹立易敗也元微之自放逐來歸婞阿骫骳如兩人然其氣雖盛其養不充故久之則衰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蓋剛則可躋于中和脂韋突梯則距之千里矣



趙文肅公

內江趙文肅公貞吉高才負氣好談禪時余鄉萬鹿園恬雅精于禪學以淮上閫帥如京師文肅公訪之郊外與之談禪議論蜂涌鹿園唯唯不答文肅大喜歸語人曰僕今日降却萬鹿園與之談論娓娓鹿園惟有唯諾不能措一語華亭陸平泉宗伯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趙公何言趙公降却鹿園也

王元美先生

古之王祥德掩其言今之元美言掩其德王祥不在能言之科閒與談論理致清遠是德掩其言也元美作秇苑卮言鞭韃千古揞擊當代筆挾秋霜舌掉電光天下士大夫讀其文章想其丰采遠聽逄度必以爲輕儇薄夫而不知其爲人殊長者識無所不綜而量無所不包寬仁愛人盛德之聲滿里閈而或不盡聞於薄海內外是言掩其德也

王元美先生

古之王辭德稱其言今之元美言稱其德王辭不在能言之科間與談論理致清遠是德稱其言也元美作弇州危言轢千古指揮當代筆挾秋霜古樽彝光天下士大夫讀其文章想其丰采遠聽遂廢必以為輕儇薄夫而不知其為人孫長者識無所不綜而量無所不包寬仁愛人盛德之聲滿里閭而返不盡聞於海內外是言稱其德也

虞長孺

虞長孺清眞靈爽奪官之後旣喪其偶止一子復
天天之報善人薄矣斷累解縛成就其了道也有
弟僧孺更不要同隱修煉余嘗過其隱居接其手
采聆其議論使人心地淸凉二孺之入道也如箭
乎余尚多事多累每低頭而媿此兩君



包孝肅

余少時聞包孝肅之爲人意其必銅肝鐵面好怒多嗔如閻羅王或非人情近讀其奏議乃知孝肅故長者告君之辭溫溫敦厚無一念不在蒼生無一語不關宗社特以其秉公執法不肯骫骳以媚人人畏憚之若見以爲風稜太峻爾夫爲人臣守疵則法廢法廢則私行私行則物受害故公正方嚴以持三尺非故爲亢厲而憤激也凡以塞私竇杜倖門而務行其惠愛黔首保安廟社之至情也

余又考孝肅爲人純孝夫孝仁也嗟乎後世之想慕孝肅風采者其愼無憤無激而失孝肅之本來

鴻苞集卷之十一終

鴻苞集卷之十二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應元允大校

古人

周列國之時俗尚俠烈聶政抉面姊亦死其旁荊軻殺身漸離竟亦不肯免虔生感一顧之恩刎頭而送公子此猶有說作劒而至殺其妻作吳鈎殺其二子漁父渡子胥沉江擊絮女下壺漿投瀨此

死何爲者大道不明而人徒激於意氣良可惜矣

然自是古人今之人許人一帛一錢或過而背之

豈肯以六尺輕狥巳哉

袁盎引郤慎夫人座東方朔捶郭舍人於人主前

嚴光至以足加帝腹李泌至欲枕天子股一動天

文李白當殿庭使力士脫靴宮妃捧硯王珪與天

子對宴遍詠宮眷多受贈遺而出李流至封還天

子之詔書當時不聞劾其偃蹇無人臣禮相如竊

妻以遁衛青姦生之子金日磾出于夷虜戴淵起

自羣盜周顗淫穢自放皆衮然作名臣豪傑不聞當時搜索追論其非類亾賴謝文靖之德期功之喪不廢絲竹東山重望乃養以聲伎郭汾陽盛德偉人嬰心奢慾韓滉老成人以公牒取屬吏之歌姬錢惟演日以供具資歐陽永叔諸僚之山遊蘇子瞻日從湖中子郡事文丞相平居聲伎滿前若在今日則諸賢皆不免絓彈章矣古之淸議輕今之清議重古之法網疎今之法網密古未嘗不有賢哲而今未必高于古人風俗厚薄可以觀矣

古之豪傑代不數人今濟濟鏘鏘何其多也譚道德則道德譚文學則文學譚氣節則氣節譚經濟則經濟賢于古人乎未必然也古之人如陳玉石於市肆瑕瑜不掩今之人如貨古玩于時賈真假難知

庸奇論

吾鄉一方伯自京師補官回余候之與余譚近事因及今太宰曰乃公公忠無私物情帖服第頗好奇近召用某公某公迂濶人大而無當不諧于俗用之不便此君起爲觀察大夫其仍昂藏桀驁與部使者抗乎其遂俛首脂韋改其平生也蜀開府中丞艾公穆特疏薦起兩小吏謂其人有經略才可大用故以大計去者太宰亦曲從其請此皆好奇之過也余不及作答遽別去既歸而思之此二

事爲奇世安得有奇自世道交喪士氣萎薾日淪卑下縉紳大夫徒以啗飯遺矢著衣束帶乘輿呵道跪起揖拜語笑寒暄伺候顏色揣摩喜怒逢迎趨避媕婀噂沓爲天理民彝之極士大夫辯而習此父以爲肖子師以爲高弟朝以爲賢士友以爲良朋行必事粉飾言必審忌諱衆人之所常行時俗之所安卽卑瑣齷齪爲之不辭稍有戾于俗尚駭于物情者雖仁義道德行之有害無利何復措意焉與貴富勢利人游人以爲分固應爾而又緩

急或得其力交關貧賤布衣韋帶是非士大夫之
體秋毫亡益而又恐有意外不測悔吝刺不苟而
投門不苟而開足不苟而蹈眉不苟而嚬顏不苟
而笑一副面孔對貴人又一副面孔對賤士或迹
親而心踈陽喜而陰怒面頌而背毁無憂而假戚
外能致其官日以尊貴而內能肥其家日以富饒
甲第連雲阡陌相望隴斷之計彌于市開子母之
息遍於國中世人方以爲賢者不日厚重則日老
成營私罔利暗昧淹汚有道者不齒彼方揚揚自

以為得意而世人為其蒙蔽不盡知之即知之俗尚皆然不深賤惡也如是以為士君子大中至正律身處世之道止矣稍不然者率目以為奇我貪則目廉者為奇我巧則目拙者為奇我曲則目直者為奇我詐則目信者為奇我圓則目方者為奇我諂則目亢者為奇嗟乎世人以恒見為庸以不恒而驟見為奇服章甫而入魯魯人以為奇服逢掖而入宋宋人以為奇衣冠而入倮國倮國以為奇古人以驚世駭俗怪誕不經為奇而今人則以

仁義道德爲奇矣今人之所習而安耳而目者在
甲瑣窪陋置仁義道德於不講久矣而一旦驟見
之不亦奇乎俗之所不尚而有之鮮有不駭者駭
則奇之名所由歸也今人之所習而不以奇見駭
者獨有啗飯遺矢著衣束帶乘輿呵道跪起揖拜
語笑寒暄之類耳世人尚舉業帖括而乃有稱詩
賦古文者此大奇也世人尚功名富貴而乃有高
譚性命以爲道學淸身寡慾以爲淨業譚兵說劒
以爲經略犯顏批鱗以爲氣節守官報主以爲公

忠執法秉禮以爲直道操持不取以爲清廉者此大奇也以此悉名爲奇固世人所甚諱世安得復有奇詩賦古文爲奇則班馬李杜可廢也性命道學爲奇孔孟周程南可廢也英雄經略爲奇則呂望孔明可廢也犯顏批鱗爲奇則龍比朱雲可廢也守官報主爲奇則廣平曲江可廢也執法秉禮爲奇則卞壺包拯可廢也操持不取爲奇則楊震胡威可廢也古今一切聖賢豪傑仁義道德悉椎破剗削去之而獨存啗飯遺矢之類于世以爲中

庸不好奇可乎中庸者至當不易之謂非卑瑣陋
劣之謂也奇者驚世駭俗恠誕不經之謂非世俗
所不恒見便一切指以爲奇也余以爲道之至當
不易者爲中庸不及乎道而淪于卑下者爲不肖
好道而過焉者爲奇今人則以卑下不肖爲中庸
而反以至當不易者爲奇好道而過者名之爲奇
可也今人局于其所常習而駭於其所不恒見聞
則雖至當不易者亦遂以奇目之正猶魯人之奇
章甫宋人之奇逢掖倮國之奇衣冠也相人必以

皮毛取人必以色笑論人必以庸軟用人必以常
格稍有超于時局通于域外者譁然起而奇之世
又安得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事乎夫至當不易大
道準繩固不得謂之奇若如世俗之論則古人之
好奇者亦多矣盤古而分天地手擘鴻濛建立三
才此一人固已首創大奇矣伏羲之世龍馬負圖
女媧氏煉石補天神農氏一日而化七十二毒軒
轅黄帝御世大治鼎湖騎龍昇天堯舜乃以天下
與匹夫天下不以爲駭禹鑿山通道以平九州玄

夷授青神靈效順黃龍負舟視猶蝘蜓許由讓天下而逃至匿於逆旅巢父聞許由言洗其牛耳伊尹桐宮之放亦曠古所未嘗有事湯武以臣伐君犯古今之所大不韙武丁之得傅說乃夢上帝賚以良弼呂望年八十餘釣于渭水西伯乃以卜而得霸王之器周公作相乃負扆以朝諸侯穆王西見王母觴于瑤池之上孔子以匹夫聚徒講道至三千人甫攝相事輒殺魯之聞人少正卯齊桓公相管仲則忘其射中帶鉤之讐晏嬰道遇越石父

一言而解驂以脫其難伯夷泰伯季札讓諸侯之國而不取伍子胥入郢至鞭平王尸申包胥依秦庭而七日哭范蠡霸越扁舟載西施浮五湖而不返豫讓為智伯報仇斬趙襄子空衣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魯仲連功成而不受賞介子推與晉而去隱于綿上孟子與諸侯王分庭抗禮無所屈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不以為後虞卿捐相印急故人之難范雎納布衣蔡澤之說一朝而解印綬如敝屣信陵君以列國公子虛左夷門老監車騎

過博徒家藺相如欲以頸血濺秦王卒全趙璧而
引車避匿廉將軍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却秦救趙
至使平原君不敢復相天下士張子房以一椎擊
始皇於博浪沙中大索十日而不得黃石一老父
令豎子取履而不以爲忤漢高帝拜大將乃用淮
陰胯下賤士客見人主乃得自稱高陽酒徒四皓
遯避高祖爲太子來帝不怒而留調護太子樊噲
人臣得直排天子之禁闥而無罪袁盎小臣得至
天子便殿引却愼夫人座宰相申屠嘉得檄召天

子寵臣議斬而人主至爲之謝過天子至軍中將
軍令天子毋得馳驅而人主爲之按轡東方朔上
書武帝高自矜許云可爲天子之大臣灌夫罵座
于丞相前汲長孺不拜大將軍自稱大將軍揖客
田千秋以一言寤意數月而取宰相封侯嚴子陵
與光武同寢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光
武袒幘坐迎馬伏波而伏波顧歎帝王自有眞皇
甫規慢鴈門太守而倒履以迎逢掖玄晏先生不
知有城陽太守惟知梁柳孔北海急張儉之難一

門爲之爭死禰正平屈辱曹操不羞鼓吏孔明高
卧隆中必待玄德三顧於草廬而後起王猛見桓
大將軍捫虱而談當世之務謝安隱東山以絲竹
自娛陶弘景挂冠神虎門黃冠入道李鄴侯佐肅
宗平大難欲枕天子股一動天文韓魏公夢以手
捧天者再定策兩朝功在社稷自古環偉鴻碩之
夫建豎非常掀揭二儀焜燿六合必非猥瑣齪齪
流比概目以爲奇而靡之史冊何所書紀古今何
所觀法宇宙何以成其高厚哉今夫天朗朗而爲

日月轟轟而爲雷霆爍爍而爲雲霞皚皚而爲霜雪天亦奇矣今夫地峩峩而爲山岳浩浩而爲江海郁郁而爲卉木關關而爲禽鳥地亦奇矣人惟習而見之故不以爲奇若驟而耳目有不炫然而惑悽然而駭者乎俗人局井蛙夏蟲之見乏廣大寥廓之觀惟知世間之啗飯遺矢以爲中庸稍有出于常格跬步者便指以爲奇而驚駭疑畏之此庸衆人往往所以得志而賢智坐困苟非挺金鐵百煉之性負鳳皇千仞之氣者鮮不俛而就俗尚

趨常局以免於世之疑駭世道又何賴乎此其所關係夫豈淺也余見管君抱文武器具有豪傑氣局諳暘古今之理通習國家之務以濟時經世爲已任行事甚正持論頗高去齪齪庸流遠矣即爲觀察獨持風紀不爲部使者屈要亦國家舊典世之庸軟者多遂以爲迂闊好奇艾中丞薦起兩人會經大計去才苟可用何論大計非常之人固非常格可拘近日江陵排斥賢人君子往往借大計去以行其禁錮之私其後破此格以拔枉抑輿論

快之而猶尚謂絓大計者不可起以爲當事者好
奇太過如此而輒謂之奇世安得復有卓瑰超越
之品哉論人無問高下必以軟庸用人無問賢愚
必循資格古豪傑遇今之時有低眉束手而坐困
耳而都顯要享貴富者必啗飯遺矢之輩啗飯遺
矢而外稍有所舉動悉奇也此豈國家之福哉孔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夫至于
邦之無道言既孫矣而猶必危其行孔子之無取
於瑣瑣庸軟何如也今之士大夫恒自處以瑣瑣

庸軟見人發一言則曰奇立一功則曰奇建一節
則曰奇迂闊無常與世枘鑿從而姍笑排擠之使
其立見傾跌人人以奇爲諱而已則長立于悔吝
必不及之地其爲計亦巧矣國家何賴於此輩哉
東漢氣節諸賢絫絫駢首就禍獨一胡廣周流四
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遜言恭色取媚當時滕撫
方直之賢不交權勢爲宦者所惡論討賊功當封
太尉廣承旨奏黜之使撫憤恚而卒梁冀與唐衡
共誣李固杜喬下獄固與廣書曰梁氏迷謬公等

曲從漢家之微從玆始矣廣得書但悲歎而已既
而五侯專橫白馬令李雲上書切諫詔送黃門北
寺獄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雲同
日死靈帝信王甫曹節之誣目李膺范滂諸名士
爲鉤黨廣時爲三公如盲如喑視諸賢之寃枉胡
粤耳當時據廣之意豈不自以爲中庸而目撫也
固也喬也雲也衆也膺也滂也皆迂闊好奇人也
五代之時世運如沸置君如弈馮道歷事五代累
朝不離將相三公之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視其

君之興廢若傳舍之去來而身家無恙榮遇如故

嘗自詡爲長樂老必若道者乃名爲不好奇而終

身不及悔吝者也自好奇之說與士大夫敢於脂

韋而不敢爲峻厲敗壞天下事者必此也余故不

得不辯



○清士

世人恒言清士士而曰清譚何容易哉五濁之夫稍知自好卜居山水之間幽室靖爐焚香掃地啜茗攤書風神高曠蕭然映人便以清士歸之此為境清非為心清若放情山水間雜絲竹婆娑靖爐頗娛玩好焚香啜茗或染淫慾此亦可謂之清士乎今之所謂清士多此類耳必也外絕滓穢內領清虛物障盡捐心境兩寂名為清士故可貴也上下千古得其人焉詳考而備録之每一覽觀如啖

崑崙交梨崆峒靈瓜骨冷神暘飄飄欲僊矣齧缺
問道於被衣被衣曰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
其故王倪曰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
知吾所謂不知知之非知邪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
洗耳於潁水濵巢父牽犢欲飲見許由洗耳問得
其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
子子故浮游求名譽毋污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蒲衣子曰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其德甚眞伯
夷叔齊讓國後恥食周粟隱西山采蕨薇而食作

采薇之歌披裘公會吳延陵曰吾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老萊子逃世畊於蒙山之陽莞葭爲墻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著艾爲席飲水食菽楚王欲煩以守國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而止棲江南林類年百歲拾穗行歌榮啓期披裘帶索而鼓琴楚接輿好養性躬畊以爲食楚王聘之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帶絍器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仙去原憲

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
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曾參居衛緼袍無表三日
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襟而肘見納
屨而踵決曳縰而歌歌聲若出於金石莊周曰吾
曳尾於塗中矣列禦寇居於鄭圃妻子恒饑子陽
遺之以粟不受庚桑楚北居畏壘之山畏壘之民
謀相與尸而祝之庚桑楚曰今以畏壘之細民而
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漢
陰丈人爲圃抱甕而灌子貢過而教以桔槔丈人

目擬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子往矣勿妨吾事顏斶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

婁先生修身清節饑寒晏如却齊王百金之聘著書四篇明道家之要死而無斂衾其妻謚之以康

於陵陳仲子身自織屨妻辟纑以易衣食楚王欲用以爲相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其命於是謝楚使相與逃去爲

人灌園安期生賣藥海邊秦始皇東遊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數千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畱土舄為報畱書與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於蓬萊山下

秦東陵侯邵平失侯賣瓜而美世號東陵瓜漢初四皓避秦入可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輩

峻字伯陵與司馬遷善隱身修德隱於岍山遷以書勸伯陵仕畬書謝絕及卒岍人立祠號曰岍君

桐君采藥隱於桐廬張仲蔚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榮名嚴尊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以自給卜訖則閉肆下簾讀老子與富人羅冲曰吾前宿千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堂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君平嘗著論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向長字子平隱居通老易辭大司空王邑之辟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婚

嫁旣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與北海禽慶同遊五嶽而不返閔貢字仲叔應司徒侯霸辟不合投檄而去客居安邑老病家貧日買猪肝一片令聞勑吏嘗給焉聞而去之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梁鴻字伯鸞娶孟光爲妻椎髻布衣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後又客句吳居皐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及卒伯通等爲求塟地於要離冢傍後人遂以其所居名梁溪今無錫是也臺佟字孝威隱居武安山中峰鑿

穴而居采藥自給魏郡刺史見之、曰、孝威良苦、曰、
佟幸得保終正性、存神養和、不屏營於世事、以勞
其精、除可欲之志、恬澹自得、不苦也、如使君綏民
夕惕反不苦耶、韓康字伯休 買藥長安市口不貳
價者三十餘年有女子買藥於康怒康守價乃曰
公是韓伯休那乃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欲避名今
區區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遂遯入霸陵山中
徐穉字孺子家貧非力不食徵辟悉皆不就黄瓊
嘗辟穉不就及瓊卒自豫章三千里至江夏以生

芻一束弔瓊柩前弔畢不通姓名而去世稱爲南州高士袁閎字夏甫築土室閉門不見客旦暮於室中向母禮畢子往亦不得見子亦向戶拜而去首不著巾身無單衣足著木履袁安大雪僵臥室中室以雪壓壞長安令發而出之曰大雪不宜干人管寧字幼安涉海客遼東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五年亦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嘗浮海風波將覆舟自省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天之降罰將在斯乎遼東郡國圖形於府殿焉龐公隱襄陽

足跡不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諸葛亮嘗候之獨拜牀下後攜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返焦先字孝然結草爲廬於江濱獨止其中冬夏袒不著衣臥不設席無褥以身親土其體污垢或數日一食行不由邪逕目不與女子迕視口未嘗言後野火燒其廬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仲長統樂志論曰躅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則可以凌霄漢出

宇宙之外矣孫登字公和無家居郡北蘇門山上窟中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善長嘯好讀易撫一弦琴性無恚怒人戲搤登於水屢溺屢起大笑而已阮籍往觀箕踞相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籍對之長嘯意盡而退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子才多識寡

幾乎免於今之世矣王嘉字子年貌醜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不與世人交隱於東陽谷鑿穴而居言未來時事多隱語如讖記事過迺驗衣服器物置架上人欲取之屋不加高而架增升上不可取著拾遺記多言神仙詭異之事許邁字遠遊句容人結廬餘杭懸霤山往來茅嶺間放絕世務以尋神仙道書藥物朔望一歸定省父母既終遣婦還家遍遊名山采藥服氣陶弘景字通明爲齊高帝辟作諸王侍讀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

餌禄勑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惟一家僮得至其所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會夢佛授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沈麟士居貧織簾誦書不輟鄉里號爲織簾先生挾琴采薪并日而食守操終老宗炳字少文日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惟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爲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宗

測少靜退豫章王嶷徵爲參軍答書云何爲謗傷
海鳥橫斥山木長嘯往廬山侯子響贈遺之辭曰
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
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陶潛爲彭
澤令恥折腰以見督郵投劾去作歸去來辭以見
志嗜酒頹然飢來乞食有田一頃半以種秫每坐
北牕涼風自遠颯然而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與廬
山慧遠師爲方外之交委命達生豫爲文自輓簡
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草樹鮮美山有小口從口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其中男女怡然自樂見漁人驚問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臨送出云不可爲外人道也元道秀解德州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墻扃鑰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

復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許宣平隱於城陽山南塢不知服餌但見不食時負薪賣於市擔上常挂一花瓢題詩庵壁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玩明月閒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李白過而覽詩曰此仙人詩也物色之不得太白中峯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已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嚴經路僻逈絕人跡罕到解闘虎降毒龍商山趙叟採茯苓深入偶值此僧張

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嘗語顔眞卿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號玄眞子又號煙波釣徒江南李建勳嘗畜一玉磬尺餘以沉香柄接節扣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急起擊玉磬數聲曰聊代清耳王績字無功隱居東皐大有酒德負苓種藥與世夐絕自號無心子司馬承禎隱居天台山嘗遇道者曰子名在丹臺石室何憂不仙額上有小日如錢光耀一席腦中誦經

聲玲玲如金玉響睿宗迎問治道曰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容私焉則天下治者天隱子言修仙之事孫思邈得道棲晁明池龍得禁方三十首濟世活人尸解後從明皇乞武都雄黃寒山拾得隱天台國清涼寺太守閭丘胤問豐干豐干以二人對閭丘到官即至寺物色之二人嘯曰豐干饒舌遂從石壁隱去陳陶隱西山太守嚴宇以其操行清潔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采妓乃獻詩求去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

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襄陽龎蘊居士家甚富沉寶於洞庭與女靈照同修梵行魏野居陝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傍對雲山景趣幽絕鑿樂天洞前為草堂彈琴其中嘯咏終日出則跨白驢林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種梅花數百株畜兩鶴放鶴尋梅蕭然遺世楊翟縣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惟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孫尉嘗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

其人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此下納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呂嶽之家仙居萬山中耕漁以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東閣中有人分韻作詩徽之乘興賦二詩書訖逕出問其姓字不答惠之穀不受必易之刺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雪晴往訪之惟草屋一間忽米桶中有人乃徽之妻也

因天寒故坐其中問徽之所在僉曰方捕魚溪上
至彼果見之隔溪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
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與酒至盡歡而散明日再
往則已遯去矣吳下都穆嘗作玉壺冰清氣逼人
惜其所載差狹余搜羅往記備載於此十年塵土
棲襟風沴被面一朝脫之如離大火坑卽清涼國
夫去垢滌塵在澄懷觀道何關陳言然泠泠青霞
語悉古高眞曠士風神存焉其視劉惔許椽口吻
天壤矣取以爲洗心之助何止八　水余悲世

人日夜汩没糞溷熬煎湯火氣耗精漏形俗神穢雖具須眉色笑何異蛔蟯故著此論人不取滌余自滌之雖然人寧有不嗜哀仲家梨者耶

人日夜汩沒貪圖熱煎湯火氣耗精漏形谷神藏
雖具資骨色矣何異蛔蟯故昔此論人不取滌余
自滌之雖然人寧有不背哀仲家梁者耶

伯夷峻廉隅之節於陵尊溪刻之行論者高之然
傲儻曠達之士不必其然管夷吾貪冒不立小節
而匡時定霸建鉅人偉功郭汾陽畜聲伎窮奢欲
而奇勳精忠爲唐社稷臣晉謝安石唐白樂天宋
蘇子瞻皆風流蘊籍留心絲竹放情山水流連詩
酒酣暢賓客外示通儻內存貞素和而不流淤而
不染道門謂之和光禪昧謂之羼提達者高其風
標愚夫詬其泆蕩迨日久論定風華暎人千秋豔

慕嗟乎賢達風流市人亦風流賢達放蕩市人亦放蕩賢達市人之所以異者在心之染不染也不然管夷吾之與梁丘據同一貪晏郭汾陽之與元載同一奢欲謝安蘇白之與韓熙載陶穀同一風流胡其邪正清濁霄壤乎

鴻苞集卷之十二終

